

塵

餘

塵餘卷之二

陳留謝肇淛輯

長安羅鳳翔者嘉靖中以鄉貢仕至都御史羅始爲易州廣文無子有婢孕且三月妻妬而鬻之餅師七月而生子羅不知也逾二十載羅爲開府以無子爲族人瓜分其產夫婦飲泣而餅師子長且美如玉時朝廷擇尚公主州以其子應選他姓有妬之者訴之刺史曰此兒所生不明其母乃先羅廣文婢也刺史適羅公門生

聞其姓名大駭核其事良信遂罷尚主之議而
飛書白羅羅以詰妻妻辭窮吐實躬命駕千里
迎之遂爲父子

宣城民夏某年少忽得異疾眼中常見紅旗兩
片在前閃爍心恒驚悸以爲雷神號令欲擊已
每天陰雨輒狂走號哭不可制百方療之弗効
最後吳中一醫至望見大驚曰某醫人多矣未
有如此之異者是心與肝相離心反居上此不
治之証也是必以驚悸得之然吾試爲若療當

盡以相付勿問也乃命掃一密室緘墻甚固戒
外人勿得窺亦勿得進飲食置爐火其中供湯
水而已地中鋪設茵褥令極厚已陪夏處其中
惟令其打觔斗如是三晝夜忽聞胷中砉然有
聲卽令開戶眼中紅旗已無見矣豁然而愈詢
其致疾之由盖因獨行於野陡然遇震雷而戰
遂有斯疾也其家厚謝之醫不受而去

萬曆壬午靈璧縣民李相以宰牛爲業一日晨
起同里中人往隣邑販牛忽所行地上湧鮮血

尺許漬濺相衣氣作牛羶隨行隨湧逝不能止
同行及市人皆怪之執相詣縣縣令詢其故置
相於獄申白司府欲以奏聞因涉怪乃止相被
釋歸遂改業長齋誦經不如葷肉

縉雲管樞密師仁未仕時正旦黎明出門忽遇
大鬼數輩形狀猙獰管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
當行疫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也曰何故
而免曰或積德或門戶方興或不食牛肉三者
有一焉不敢犯言畢不見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州至
范縣水中呶呶有聲如歌如泣知縣鄭鐸募夫
挽之得大鐘二驗其銘金承安二年造也移置
文殊寺中

萬曆辛丑夏歷城穆吏部深者謝病家居惚惚
如有所失但常見一人騎驢走已頂上入其腦
中行動悉宰有聲亦時聞其言語三日一出少
頃便來如是者兩月餘穆移至村中其人便去
自後絕不復來

西山平坡寺成化間 聖駕幸之見金剛面黑
笑曰此似火裡金剛一夕火起而金剛焚
從大父廷袞歲貢至京師謁選之次夢授一官
衙宇規制皆如學宮而中堂獨非明倫堂榜旣
覺心異之以語人曰妄耳安有學而堂不明倫
者旣注選授臨江府學訓導比至所見宛如夢
中而中堂榜爲明德堂詰之乃宋文丞相所書
後人不欲更之故也笑語僚友莫不驚嘆事之
前定如此

澧州吳錢少舉孝廉讀書寺中一日歸省旬餘
始至啟戶見簷際漏滴地成穴細視之有光命
僕鍬之得精金二十餅迨計偕之夕偶出戶外
望清沔中火光赫然就視盡水銀也自中流出
無筭亟命燭燭至則皆凝成銀矣舉之得千金
後錢官至華州守

緄雲縣民華某失其名其母孕時臨蓐不下而
死家人殯置棺中舁至山下停三日忽大霹靂
一聲其家驚往山下視之棺裂四寸許啟視見

已生矣自腰已下尚以布束之而母不復活遂
收歸養之及長爲木匠今尚存

嘉靖間山東張秋水漲有二鐘遡流而下一道
人見之曰湏得兄弟十人挽之則可上其一至
聊城聊城民許姓者兄弟十人挽而出之今置
府西鐘樓中者是也其一至臨清臨清民有九
子一壻者相率挽之且舉矣其父出呵壻曰何
不多着力言畢而鐘沉莫知所之

總兵曰福者太原人嘉靖己未以千戶至京承

藥房重貲往欲納陞指揮與同儕宿逆旅中二人擣蒲爲戲福坐旁觀假寐不覺驚叫泪流被面如是數四儕輩怪之乃令先就寢夢未熟覺枕畔有人呼之曰白福爾若不納指揮則當中壬戌榜官至總兵若必納則當有重厄四月殆不可救旣覺異之遂寢其謀比入京而見同輩腰金者甚羨之不自禁且曰夢中事何足憑遂上貲旣得請繫金帶在身則兩目憊然都不見物去之則明如故如是數日遂得悖疾幾死果

四月方瘳至壬戌登進士官如其言

武城城南二十五里紅花口窪坑穉生蓮花艷麗馥郁異於他植夜雨時人過其傍聞音樂誼聞次日天晴往則無聞也

青州趙太史秉忠少微時爲父兄所輕及爲諸生稍稍有聲一日過淄河時方盛夏水淺可揭行至中流忽聞空際大聲傳呼勿傷趙狀元趙心恐亟涉至岸回視則山水暴下高十數丈後來者人馬皆溺死趙由是喜自負至戊戌榜大

慰天下

順天解元蕭鳴鳳者精於星學推算休咎如神
官郡守以不職罷歸舟次遇比部郎張公聰張
素聞蕭術神試以已命扣之步置良久不言固
問之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平
生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於僕與君而失之張
曰何也曰僕自揣爵位應至方伯而今止於二
千石觀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作相而君猶然
郎署也豈吾術有未至耶遂別去張公入京僅

三載以議大禮中 上意遂拜相既貴憶蕭言
輒爲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嘉靖間閩縣萬壽橋男子王甲死而復甦告其
子曰吾頃者爲一甲卒所縛至一大府門下遇
陳都憲紀題吾舌令報其子孫因伸舌舌有字
云前受貴裔後貶孤兒泰圖有出八卦先推錯
忙猶寄語子孫福不微賈臣寄迹決登皇基冥
司大尹書其子急呼隣人錄之字跡隨錄隨滅
錄竟復死

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瘡半年百藥不効
沉頓中夢黃衣人告云汝勿食牛肉則生更食
則死既寤誓不復食病亦隨愈

台州仙居李田其子夢人推車過門滿載皆書
卷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
而求觀遍閱無已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
是爾姓名乎漫應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
而爾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登科既覺亟更名
遂夫果驗

長樂北鄉龍塘左拔言表親王姓者養羊爲生
一日晝憊恍惚間見鄉人鄭三穿白衫以花帨
繫腰直入羊欄王自言鄭三已死三年何由至
此遂入欄視之羊已生三子中有白者腰花色
異之終不肯售一日王有佃戶娶婦欲得大羊
王貶價與之佃疑問田主此羊何輕直若是王
道其來歷云鄭只負我會銀四錢今足其數不
可多得佃亦大駭云鄭亦負我會銀二錢五分
二人相對嘆曰生前負人些微乃輪迴畜道兩

償其債耶遂俱持齋行善

重慶蹇公達爲山東僉憲時偶得關王像一幅
相置書簾中是夜夢關盛怒責之曰君得神像
不敬乃媒慢若斯既覺亦不爲意其夜家僮夢
周倉大聲叱之語如前奔以告公公乃取其像
裝潢焚香致敬是夕復夢關來謝且曰吾與君
有緣將同衙相處故耳既覺異其言心惡之逮
爲中丞撫順天駐遵化入憲臺則有關王祠在
其中云相沿已久莫之敢徙公乃思前夢不誣

且天下官治中無有祠神者獨此有之始信行止皆前定也

萬曆壬寅八月二十五日夜福建地方見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霹靂一聲中裂開紅色四圍白色身彎能動九月初八日夜一星大如碗色如血頃刻分爲五大各如碗半夜合爲一至四更復分爲五至五更復爲一大如米籬鷄鳴時又復縮如碗

陳鑑與俞士悅少同補郡庠生月朔昧爽偕入

學宮行香路逢燈籠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
執事間闐一人先呼云尚書都御史至矣乘從
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返殊恨來
之不蚤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
遇陰官也後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

內黃民傅汝芳爲吏家頗饒裕有狐附其宅駐
前後凡十餘年日索飲食酒肉但不見形耳聲
細如老女子有客至輒相對酬酢命酒酒至輒
盡視之如滲去者家無小大皆呼爲老胡常自

稱已九千歲矣更一千年便當通天時與客戲取其簪或匿其履問之則曰物原在也再視如故性畏雷每陰雨輒令速具食吾將他適既霽復還問其何往曰雷公不善爛我皮肉暫藏地下避之除夕輒遠去至曉便來問之曰天神下降不避當剥吾皮適已上天矣問何故不他適曰凡人家先神不善者不容吾駐傳之先善人也問雌耶雄耶我胡婆也吾有一女在某廟中貢士段懷孝者與傳善至輒與狐語因潛命燒

酒欲醉而斃之酒至則不飲曰汝心大不善欲禍我耶問以吉凶事不荅曰泄天機雷將擊我其家庄上有所使婢一日至但見兩婢形聲衣服無別互相撲擊至室內而一瞥不見婢亦無恙其家亦無禍福十餘年忽歸去

東郡太守葉天球者性慘覈少恩遷兵憲行至徐州卒數日後其從吏王某者亦暴卒一夕而蘇云被追至城隍廟罪囚甚多俱伏階下俄聞呵殿聲有貴人擁蓋肩輿至廟門下馬城隍神

出迎視之乃葉也坐定神謂葉曰冤鬼訴君甚衆以君曾任官職不可加刑但剔一目可也遂見獄卒二人扶葉左眼出流血滿地久之葉辭出神亦送之顧見王曰此吾從吏不合客死囑神釋之神許諾隨送葉出門復呵殿而去王遂得活

嘉興某給事者不欲名家居暴橫凌轢其鄉一日縣令方視事突有一人從中道馳入問之曰城隍神令我借刑具察之似中惡者因令與之

且密使人覘焉其人入廟中因反扃其門使仆
地外人推不可開但聞官吏決斷之聲填之厲
聲唱曰追到某給事神大聲呵責數四命鞭背
三百鞭已命送獄既乃寂然其人遂蘇復送獄
具還縣問之都不記憶覘者密以告令令大驚
遣人視給事方宴客無恙至夜客散還戶一跌
而仆輿歸但言背痛明晨疽發三日而死

隆慶三年己巳秋武城縣大水七月朔日至既
望水始消其窪地深溝盡異形怪魚不啻千萬

首如無鱗鮎魚頭皆硬甲其色蒼黑兩傍如蝦
足者六身之下至尾兩傍皆紅鬚鬣又似足形
水中搖擺甚急紅鬚皆見且大小長短有二寸
一寸者一尾二尾者

嘉靖辛丑六月二十一日高唐州前大壁之北
雨餘地中偶露一壘內有蝦蟇脊有白線地方
馬秦因以獻諸州守宋淮命瘞之西城隅越三
日直指至宋往迎之至博平暴卒識者以爲發
此不祥因致祭返藏於故地及丙午歲同知房

宗道脩甬道復掘出月餘輒以事去官

諸城北七十里有小泥塚年代不可考塚週遭黑土如畫格然方正整齊中各陷以白土不相侵亂莫知其所以然人亦不敢發

諸城信陽里西北海東岸上有石床巨石平正上有巨人仰卧身長丈餘首乾趾巽腦跟脇肘痕皆入石數寸

諸城城陽社有倒井歆卧斜入如人攀倒之者泉甘冬夏不竭

萬曆癸卯正月大名民有結伴徑泰山進香者
其首周某歛衆白錙私以低假易之中途市物
不售衆尤之周拒諱仍誓曰吾若盜易爾銀當
爲王靈官鞭死既達泰山祠畢下至山半周忽
有所見哀呼乞命如是數四便失所在時同行
萬衆皆聞殿上鞭聲及往尋覓周屍在崦谷中
已死矣身上赤痕宛然

聊城民妻李氏性悍惡不睦其鄰少有犯者輒
呪其稚幼赴火墮湯一夜夢神呵之仍不改李

時產一子方五月甚愛之置炕上傍支鑊沸湯烹粥李暫出便旋其兒匍匐至鑊則失足墜湯中大叫一聲而止李走入視之比救出兒已熟矣

濮州北三十里地名柳巷口有張某者賣履爲活萬曆己亥忽有魅附其家不見形狀但聞語聲如老翁自言姓侯已九千歲矣舍中庭設帷幙客至與酬酢問禍福無不奇中其門如市人皆呼爲靈仙民有失金釧者問魅魅言某日曾

祭掃乎曰然宅中惟一人不去者是盜也見藏在屋北隅火炕下往搜果得乃是日一小女不得出遊憤而藏之耳其他事多類是張妻獨見之與同寢處或云亦淫之凡三年餘張遂致富起大宅至壬寅冬辭去不知所之

萬曆癸卯二月二十三日夜太倉草場空中火發自上而下焚草六萬餘束既熄視所焚者皆成巨石大數十圍堆疊如山斧擊碎視之真石也問守者云倉中從來無石皆積年爛草耳不

知其故

隆慶間甘肅城塌一角內小棺無慮數百啟之
各有小屍男子幘頭紅袍束帶或官帽服色容
貌儼然鬚髮尚存女子翟冠霞帔各長尺餘俱
有骨襯一時甚驚駭時固始廖春泉逢節巡撫
甘肅尋脩城命仍築置其中遣官致祭竟不知
其故

莆中黃繼周嘉靖癸卯省試第一官至州刺史
構一室甚弘麗落成之日夢一神人謂之曰好

看此宅此林太史宅也既覺心惡之不敢語人
物色隣里亦無林太史者逾三十餘年黃年老
子孫食指繁盛各分析居家計漸零落欲鬻宅
而里人無能市者已丑歲春黃復夢前神人告
曰林太史今至矣無何林咨伯堯俞登第選館
職不十年竟得其居計黃得夢之日林尚未生
也

響埠在諸城縣常山後麓亘八九里人行其上
鏗然有聲緩行如登樓閣急走如擊鼓輦

萬曆丁亥秋有龍起於嘉興之城西河畔有三塔寺寺上鐵頂各重數千斤一時吸去三十里外地名斗門置之地上行列如豎入地深數尺許

永福庠生謝湏忠徵租於侯官縣弓山地方久住莊上獻歲宰猪剖腹剝腸出湯登杌猪復投地躑躅奔走不止一市大駭萬人聚觀中一人曰此猪曾許下橋殿將軍疑此爲祟急以他猪酬之乃斃

嘉靖乙丑歲固安縣建關王祠祠成中丞蘇公
繼臯爲之扁曰漢關侯廟是夜夢神持刀來責
曰吾已封王爵矣奈何復侯我乎亟易之不者
且斫汝頭夢中窘急應之曰王在漢故侯耳侯
而係之以漢寔錄也何傷神乃去既覺驚怖發
狂累日始復

固安劉養浩舉孝廉爲郡丞少時如廁輒以殘
東拭穢如是數年矣一日夢一老父衣冠甚偉
直至其前曰子今後勿以本紙上廁遂驚覺自

後不敢復用

新淦孝廉張堯文偕兄於己卯冬上計至桃源而堯文病且死同舟諸孝廉促發不能相待兄不得已舁至岸上關王廟傍氣已絕矣兄日夜涕泣禱於王是夜夢神告曰張兵憲當更生且勿歛家人驚覺候之惟心尚暖爾張既死恍惚如夢中行三晝夜至崑崙山觀河源適有天符命已爲河神而業有神位已之上不欲就職力爭父之神曰當俟河決時奉致耳既出皇惑無

所之忽見一天神赭面長髯騎馬手執偃月刀
叱曰汝何得至此提其髻離地尺餘疾馳而還
至故處推落一深塹而蘇死已十八日矣遍體
皆潰爛傳藥百日而後能起後舉癸未進士至
壬寅歲以衢州守拜臨清兵憲時適開黃河既
涸任三日至河上謁少司空歸至朝城疽發背
而卒

順天府西史家營大山峻峭有石如臼傳仙人
隱所臼產米日取不竭寺僧憚險阻鑿穴通之

穴成而米不至

得仁務陵在澠縣瞭鷹臺東三塚相望有臺隆起古洞深邃人以燭行里許見火熒然什物俱備擲之以磚其中萬矢俱發大懼走免

一酒匠見蒼蠅投酒甕卽取放乾地以灰擁其體水從灰拔蠅命得活如此日久救蠅數多後爲盜拔無能自白獄將成主刑者援筆欲判決羣蠅輒集筆尖揮去復集因疑其冤詳問之則誣也呼盜一訊而服遂得釋歸

朱參將冠山東人督兵守臨山一日過謝尚寶
飯之筋不舉牛肉值倭奴犯江北督兵自高郵
涉湖大風陡作舟溺十餘艘自度不能免焚香
祝天風漸微諸人依溺舟近岸若有扶持者登
陸盡舟乃沉朱不忍食牛并拯舟人數十命今
以良將顯

萬曆乙酉科應天府庠生李鑑祈夢神祠夢與
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
更畫一牛像在傍李查訪庠籍有楊應文姓名

謂同中及歲試楊生不得科舉入場李悞悞自
失洎揭榜復有楊應文同登乃常州無錫人也
因詳叩楊氏前代陰隲事楊云其家不宰生食
牛已三代矣

會稽陶師賢過壯無子有族弟素爲仇隙不往
來者十餘年一日陶閒行水濱見鱉與蛇交俄
而蛇去漁者獲鱉市之陶心念聞鱉與蛇交者
食之殺人遂隨漁師所之既入城適族弟家奴
持錢易之歸而告妻妻驚曰仇私怨也此而不

告必至滅門奈天理何陶矍然馳過其弟弟以仇之深也匿弗敢見隔門問來故陶具道所以試問爨下鱉已熟矣召犬與食之立死妻子出環泣羅拜遂相好如初師賢歸是夜其妻夢人授以嬰兒遂有娠生男即文僖也子孫簪組蟬聯不絕皆其後云

成化間易貴守辰州府有窶人擔紙勞困息肩路旁不覺寐熟而締爲盜所竊矣訴於貴即使人擡失紙處一石到府至階下杖焉入門擁觀

者如市遂閉門量罰入門者以資窶人復審詰
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潛住於府至數日出
公牘多買諸賈人紙比送至即令各書姓名于
上乃召窶人認之果得原紙盜紙人伏罪

弘治間郭彭祥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
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托弟携歸置產券
俱弟收掌兄卒於官嫂扶櫬歸家弟絕無所與
又無籍可稽嫂訴於州屢訊不服乃越境訟之
於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扳其弟姓名同

盜某處財物移文本州及械至詰曰汝與某人
爲盜得財致富其弟泣曰某田某宅俱吾兄仕
宦所得者置之契券俱在具狀甚詳一一錄記
乃出其嫂語之遂款服悉還其產

吳人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
詐稱火燒夫死者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
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仍積薪燒之察
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
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萬曆戊子年閩縣時昇里有蘇四者與同里人
葉五幼相善後葉往建州客死蘇不知也六月
間蘇四進城邂逅葉驪甚葉五即邀入酒肆餽
饌皆冬時物訂之同往建寧經商蘇遂歸辭其
嫂葉與俱反但不入其門蘇盥浴葉從門外促
甚亟遂由南臺抵洪塘至下浦時已晡矣蘇心
眼朦朧如在黑月中行不覺入地隊中偶見一
人狀貌奇偉銀盔金甲葉即逃走蘇亦却步尾
之神以掌掌蘇蘇遂失葉如夢覺循身畔四壁

員洞如盎中但耳聞譙樓已三鼓矣時郡守江公禱雨釣龍井印封牢密越三日復向井中觸龍聞有人聲啟視之綆而出叩之始道其詳方知酒肆乃陰市葉五乃死友也聲聞郡中以爲怪事

嘉靖間新安一商父客姑蘇家止一妻忽同里客歸商以囊金遺妻且寄問云非父且歸矣同里至商家門方扃時盛夏妻坐屋簷梳洗乳有紅痣同里視良久方叩門驚起避之同里致夫

意且遺囊金妻拜謝具飯且寄聲夫言家中無恙久之同里至吳言內君甚適謝之良久曰我有一言爾無怪爾內君我與狎矣商曰子無妄言曰爾不我信爾妻乳有紅痣可徵也商面赭無言遂治裝歸道中購一利刃携之歸至家二里許一林中遇妻盛服而行商曰爾將何往曰母有疾將歸寧商給之一僻處以刃斷妻頭棄之去至家叩門妻知其夫至也嬉笑出迎商見之大驚曰適林中所刃者非子也妻亦怒曰子

別二年而歸刃我我何負子商已心疑而面視
室中有所供大士像血痕尚鮮几上遺一刃乃
自吳中所携者商知妻有冤抱頭哭具言所以
妻亦悟夏月屋簷梳洗同里竊窺之耳居無何
復至吳同里見之曰爾前行迫失告一言恐爾
夫婦參商亦爲言故商心怒之遂與絕

嘉靖間京營一卒方採樵野外是日歲除忽大
雪塞逕卒度已日暮遂趨至一廟中避雪廊廡
圯甚方踟躕簷下覓燈火見二道士立雪中語

其一已別去一道士且行卒褰其衣曰師何往
吾將隨之道士不應卒挽其衣行雪上良久至
江邊道士語卒曰子無隨我遂浮江而過飄飄
飛仙也卒驚愕久之順江行數里聽城樓已三
鼓是爲維揚踐更卒叩之云自京中來恠其妄
誕遂白郡縣械至京營計其時日卒除前尚在
伍往返不一月云

萬曆戊戌末年縣臨沼關民王某家事頗饒有
狐降其室但聞音響不見其形時時需索飲食

亦時有所贈送其友郝醫官拉王至家密語曰
渠若求酒何不置藥毒殺之王不忍也居數月
郝隨衆來觀怪大言曰郝某汝來乎汝何故教
人毒我我豈不知汝行事乎因歷數其平日陰
事郝大駭走歸一日告主人欲行吾有弟取婦
暫歸逾月復至大笑曰弟取婦甚拙因擲綉鞋
數事示人曰如此拙工寧不笑人乎其家以無
禍福供養不怠至今猶存

登州司李冀述臨漳人自言未第時至永年家

某家讀書其館在孤村之北荒涼尤甚入夜欲
睡宋有二子恒攪其眠一日黃昏乘其出卽拒
戶寢俄頃聞外戶開聲又聞撥扃聲倏入戶矣
心疑爲怪又疑宋氏子來牖之面壁堅卧不動
其人立牀前有頃又伏床下如是數四遂以手
撫冀面循其體至足而止冀不爲動又立床前
食頃曳屨而去冀猶以爲宋也比明起視則門
扃如故問宋原未出戶也始知爲怪冀登戊戌
進士

唐書 卷二
世宗時祀元始天尊適內苑得白龜內出一對
子與分宜相云洛水神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
五五二十五數數統於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
有感分宜相對云丹山彩鳳呈祥雌聲六雄聲
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 嘉靖皇帝
萬壽無疆

左大將軍繼先騎射絕倫有把總吳某者欲甘
心焉一日左方校射矢不虛發坐客贊賞吳忽
挺身出曰善哉主將之射堪與其角矣左怒其

狂遂與對百步之外吳曰吾先發欲中爾左
左謾應之曰吾欲中爾右目既吳一發而中流
血淋漓左殊不動拔箭出呼曰爾若逃箭當接
軍法吳懼不敢動既發則穿吳右目透腦而出
五十餘步歛羽於石吳遂死而左竟眇一目後
爲名將虜畏之稱爲獨眼龍

福寧民夏某者生一子方五月其母櫬之於背
往溪邊擣衣失手杵擊兒額兒死夏聞怒甚欲
殺母伴不介意翌日誑母往舅家先藏利刃山

谷間至中途詒毋少俟逕往取刃手入岩際忽
有大石從山巔墜下正壓其臂伸縮不得大呼
求拯毋聞聲往視亟呼人集欲舁其石臨動輒
有雷電轟擊莫之敢近痛楚彌日具說所以經
十餘日風侵日曝殆非人類復有烏鵲百餘飛
來啄齧驅去復至至於蟻蚋羣集困苦備極半
月後乃死

廣陵民程氏夫婦性嗜鱉一日偶得巨鱉囑婢
脩治時暫出外婢念手所殺鱉不知其幾今此

巨鰲心欲釋之吾甘受箠耳遂放池中主回索鰲對以走失遂遭痛打後感疫疾將死家人昇至水閣以俟盡命夜忽有物從池中出身負濕泥塗於婢身熱得涼解疾乃甦愈主怪其不死詰之具以寔對主不信至夜潛窺則向所失鰲也闔門驚嘆永不食鰲

謝文正公冢婦徐氏偶見隣屠賈操刀將宰一犝牛牛輒下淚問其價若干即與易之三月而生犢其後產畜無數蓋天與其善多產以報

因戒子孫不得食牛

嘉靖乙卯胡鎮撫賢統兵禦寇至臨山少憇樹下見屠兒將椎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利刀嚼至車溝中以蹄踏沒泥中屠兒遍索不獲胡語其故竟殺牛次日胡沒于陣

萬曆癸巳七月霸州江氏書屋壁上懸古劍一口一日大風雨震電屋瓦皆飛有龍起自鞘中火光滿室鐔缺皆鎔化穿屋角昇天而去室內圖書俱無恙

萬曆丁未四月內有海鰐大如牛船入江至洪塘金山塔湖暴鬣數日衆以爲怪莫敢取經五七日人見其由磨心塔出海灣有三汊港閣淺復入峽內至今未出不知潛在何許好事者競傳以爲海龍王使者迺書於古靈王云未經月水漲五次

南樂縣西有馬神廟素傳有狐妖有魏生者素不懼鬼因人言直携襪被往宿至中夜忽聞開門聲生呵之曰狐怪來乎倏已至前則十八九

子女也容色絕代自言其家女因父母責逃至此生半信且疑因留宿撫其面戲捉其兩髻曰汝是狐精敢來魅人叱之數四女大叫一聲走出月下視兩手所捉皆狐毛也始驚懼走歸病數月方愈

南樂民丁三畏者爲掾史萬曆己亥有神降於其室紗帽朱衣偉然丈夫也常索酒食丁家有少婦恒與之密亦時將物與之家以是頗饒自言我客官也每歲兩度至至輒有貨物相贈盤

桓月餘始去

固安民朱某者有少婦爲妖所據衣冠如常人
出入無忌萬方禁之不可得適張真人來朝朱
走京師懇之張與一符令施置門外如其言少
頃怪至大笑曰是何爲者取而裂之朱益恐又
往見張張又與一符令施大門外如其言少頃
怪至又大笑曰是何爲者又取裂之忽大霹靂
一聲擊一黑狐死於地自是遂絕

魚臺隨僉憲府家居時其隣邑友人家爲狐所

宅問吉凶者往祈之其應如響人呼爲老僊隨
往觀焉主人向東密念呪語頃刻而至乃一衣
冠士人也應對明爽叙寒暄畢却入簾內掀簾
視之闕無所覩但聞聲耳隨問從何來曰在東
南二千里外問年幾何曰二百餘矣往時濟寧
有老狐傳易經者是吾祖也蓋當時濟寧曾有
是事云隨又問君祖那得易理曰吾祖曾在白
鹿洞中聽朱晦翁及陸子靜講易遂通大義耳
隨臨去曰謝君相訪奉贈一丹隨問何丹笑曰

仙丹豈不識乎然今未可與君十日爲期但誠心勿悞也隨旣歸心計曰野狐安得有丹過十日往訪之則不復至矣村人有失牛者往扣之曰牛固在也過數刻則殺之矣問在何所曰吾不言言則盜牛者禍矣但吾能爲若致之少選大風晦冥一牛轟然墮地則已被縛矣此萬曆甲午乙未間事也

候官柯嶼有農者白二天旱在上浦洋踏車灌田辛苦露宿於浦塋草坂復有農者林一亦在

洋視水行經白二睡處屢喚不醒時夜半風涼
月明如晝據坐田間熟視睡狀見一童子從鼻
中出由足下地經一車頭小溝驚礙不得前適
風吹一稻稈橫水面履之而度前有青竹挂金
紙錢在秧地上復低頭取之已復將稻草心串
水中落葉而反童子初只寸許後漸遠漸長如
人及至舊車頭小溝處稻稈已被風吹直不得
過復從他路經歷艱難尤甚急至身上復從鼻
入而白二遂吟語而甦道夢中過一獨木橋甚

驚遇一大人尾而行道拾金錢數十見水中大
魚取之而魚斷橋已仆歷盡海角天涯勞
苦倦極背汗如漿林一乃知向所見者白二之
游鳧也

內黃人朱冠爲縣博士性落鳧嗜酒不治家人
產鄉里嫻笑之一日病死逾日復蘇云身如夢
中被追見閻王閻王檢簿久之曰錯矣命放還
朱告以已貧苦今旣死不願生王命人引視後
殿廡下有六缸十數悉盛酒滿其中曰此皆爾

之食料今尚未盡何便死隨被推入缸中遂活
因復縱飲至五年方卒

萬曆戊戌秋武安民喬某者夫妻相向坐其床
上絮被無故自起四方齊一如人牽之者離地
可三尺徐行出門至屋上而止一家驚懼亦無
吉凶

武安民王二傭販爲生家稍充足萬曆十二年
夏室中火無故發有孩子數歲卧於床床席俱
燬周圍去孩尺餘而止肌膚無損有布袋盛米

穀掛梁間米穀成灰而袋亦不燃室傍一櫥盛衣物發視之內物皆焚而櫥不焦灼

大名崔維嶽爲淮安郡丞言其所親顧某者失其名爲茂才性不嗜酒色年二十餘暴死至一殿下殿上有據案坐者是其中表兄見顧大驚曰汝未合來此必業鬼往追問是何處曰此陰司也可速歸因執手送出門門外輿中有群婦人過一婦甚姝見顧而笑顧問兄此何人兄曰此人與弟合有一宿之緣故耳因問萬事皆注

定否曰定曰如某性不飲酒亦注定乎兄命取酒祿簿示之至碩獨無因苦挽兄令加之曰此天曹事豈可矯僞苦之再三乃命筆加兩點曰此自足矣又問功名有定乎曰定命取功名簿閱之曰子數年當食廩又三十年而貢貢爲無錫縣主簿爲簿之後方與前婦人了此緣耳言畢入內碩遂甦自是能飲酒然不能過二十杯其後貢爲主簿一如其言比運糧至京宿旅店有一娼宛如夢中所見遂與狎一宿而卒以

此免官

南樂民張亨常爲陰司勾事俗謂之活急腳其妻弟韓二年少不羈時時求張欲與同往其父母不可韓求不已一日張赴冥韓亦隨之行至一城甚壯麗守門者呵之不得入張語韓可少待予入了公事卽出張入久不出韓徬徨無聊忽見一車載群婦人南行婦甚麗以手招韓韓悅之遂上車同行比張出不見韓以爲歸家也比活視韓則屍且僵矣妻父母大詬張張曰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恐吾往覓之復入冥至前所立次問居人居人有見者具言所以亟南行追之則已入城南民家爲猪矣張復甦跡至民家問君夜來猪產子乎曰然昨得猪十牝而一牝張以錢市其牝者民固不肯因具言其故乃與之張袖猪歸至家將猪口向韓耳畔極力擊之猪大喚一聲而死韓蹶然甦驚問所以張出猪示之曰此子化身也怖惋累日終身不食豕肉

萬曆乙亥樵李沈文銳家居臨河場中有石礮

重可千斤一日沈方晝坐忽見石碾無故旋轉
如人推之徑入水中食頃從水中復出止於故
處是秋家中槐樹結子皆成豆人取食之沈亦
竟無禍福

嘉禾陸成山太學夏日食煮鷄子已熟置几上
將脫其殼忽殼內作小雞聲陸驚怪以付奴食
之居三日其三歲子死於痘

隆慶初山東肥城縣民姜恭年一百十一歲妻
亦一百七歲子年八十五知縣顧庭召見之錫

以金帛復其役

雲間人喬某者以醫爲業家奉祀呂純陽甚謹一夕夢呂謂之曰水上浮萍甚能愈疾幸多致之及覺併力收積至數十車是冬大疫十死八九凡請喬診視者藥中加萍一撮無不立愈其門如市遂致萬金之產疫過後他醫有以重賂請其方者比用之都不復驗

雲間潘觀察允哲爲御史日人以有古玉面書來售者以數銀獲之其文皆柳葉篆不能別至

寥撫以示人有博古者辨其字爲雪堂且曰是
必蘇長公物長公嘗任黃州而黃有是堂也公
亦不以爲意未朞年出守黃州登雪堂矍然有
感因出以示寮屬且嘆事之不偶遂就其文摹
而大之以扁其堂公子雲樞倅東郡時余聞其
事以質之信然兼出圖書翫之螭紐方印色沁
血斑斑然亦足寶也

費縣定慧寺一方大刹也四無居人林木可怖
許襄毅公巡歷去寺二里許偶有三蛇當道逐

之去而復來仰首若哀訴之狀公驚異乃命之
曰若有冤抑當指所向吾爲汝白之蛇乃踴躍
先行至寺傍一大水坑中不出公遂駐節令人
泄去坑水三屍宛然枕藉於中取寺僧鞠之則
利其所携致命者也僧遂伏辜人以爲神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父將塋祖已擇日矣忽夜
夢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尊大人之
藏於某山之原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望緩三
日吾當徙避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得一穴濶

六尺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其一長數丈蓋所夢
朱衣也先生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
憶夢中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
家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甚異舌能
銑入鼻中宛如馳狀後遭靖難之變竟赤九族

塵餘卷之二終